

# 《心理科学进展》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题目：状态权力感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一项三水平元分析

作者：诸彦含，贺彬，孙蕾

---

## 第一轮

审稿人 1 意见：

意见 1：论文“状态权力感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一项三水平元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元分析程序整体比较规范；语言表达比较清晰，有以下几个问题供作者参考。

意见 1、关于“亲社会行为的数据来源”建议作者进一步思考和澄清：作者这里主要想考察亲社会行为倾向或意愿，以及实际的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差异。在亲社会行为倾向这里是否包括特质性的亲社会行为？此外，一些自我报告的亲社会行为量表里有的是采用回溯法测量的自己过去的实际行为，有的是测量的行为意愿，不知道作者编码的信息里有没有类似的情况？作者这里可能需要考虑更多。

回应：非常感谢您提出的完善建议！按照您的优化建议，我们对纳入研究的文献进行回顾，对亲社会行为倾向的编码里不包括特质性的亲社会行为，也并未发现采用回溯法测量自己过去的实际亲社会行为或亲社会行为意愿的情况。根据您的建议，我们补充了对亲社会行为数据来源的调节作用的论述(见正文 p5, “1.2.5 亲社会行为的数据来源”)。另外，我们还补充了对亲社会行为的测量工具总结(见“附录 C.2”部分)，以表格形式直观呈现纳入研究的文献对亲社会行为的测量情况。为方便您审阅，我们将修改内容呈现如下：

### 1.2.5 亲社会行为的数据来源 正文 p5:

亲社会行为的数据来源主要包括被试的自我报告和研究人員观察到的实际行为(Y. Yang & Konrath, 2023)。自我报告通常用于非实验研究(如问卷调查)，反映的是个体从事亲社会行为的倾向与意愿。行为观察通常用于实验研究(如公共物品博弈、最后通牒博弈等)，体现了个体的真实行为。研究发现，相较于低状态权力感被试，高状态权力感被试表现出更强的帮助他人的意愿(柳武妹, 2019)。Kalmanovich-Cohen 等(2020)却观察到，状态权力感与实际助人行为呈负相关。考虑到自我报告易受到社会赞许效应的影响(Bekkers & Wiepking, 2011)，亲社会行为的数据来源不同或许会导致状态权力感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不同。

附录 C.2 纳入分析的研究中亲社会行为测量工具总结

| 测量工具  | 作者/年份                  | 年份   | 项目数 | 测量维度/具体方法   | 计分方式   |
|---|------------------------|------|-----|---|--|
| 亲社会行为倾向量表<br>(Prosocial Tendencies<br>Measures, PTM)  | Carlo&Randall          | 2003 | 23  | 利他的、情绪性的、依从的、紧急的、匿名的、公开的 6 个维度  | 采用 Likert5 点计分方式,其中 1=非常不愿意, 5=非常愿意  |
| 中文版亲社会倾向量表  | 寇彧等                    | 2007 | 23  | 利他的、情绪性的、依从的、紧急的、匿名的、公开的 6 个维度  | 采用 Likert5 点计分方式,其中 1=非常不符合, 5=非常符合  |
| 助人行为意愿  | Garcia et al.          | 2002 | 1   | 向被试呈现一名癌症患者“周某”的治疗费用和家庭情况, 让其选择捐款意愿                                       | 采用 Likert7 点计分量表,其中 1=非常不愿意, 5=非常愿意  |
| 未来捐赠意愿(Future<br>donation intention)  | Basil et al.           | 2008 | 1   | 测量被试者在未来有多大可能会项老虎或熊猫捐款  | 采用 Likert7 点计分量表,其中 1=非常不可能, 7=非常可能  |
| 绿色产品购买意愿  | 劳可夫等                   | 2023 | 4   | 如果需要购买我会购买该绿色产品。  | 采用 Likert7 点计分量表,其中 1=非常不同意, 7=非常同意  |
| 《人际侵犯动机量表》<br>(Transgression-Related<br>Interpersonal<br>Motivations<br>Scale-12-Item Form,<br>TRIM-12) | McCullough et<br>al.   | 1998 | 5+7 | 此量表包含 5 个报复(REV)条目和 7 个回避(AVO)条目; 报复的含义包括: 付出代价、以牙还牙; 回避的含义包括: 保持距离、断绝关系。 | 采用 5 点计分,1=非常不同意, 5=非常同意, 所有条目分别计算相加后得到总分, 分数越高代表宽恕水平越低  |
| 慈善捐助任务  | Cacia et. al.          | 2002 | 1   | 被试在多大程度愿意将自身的收入捐献给慈善事业(或者你有 100 元, 你愿捐助多少钱?)                              | 将自身收入捐款的比例或捐赠金额作为亲社会行为指标   |
| 社会价值取向滑块测试<br>(Social Value<br>Orientation, SVO)  | Murphy et al.          | 2000 | 6+9 | 该测验包括 6 项一级题目和 9 项二级题目, 其中二级题目用于区分被试的不平等厌恶及总利益最大化偏好                       | 通过计算被试在 6 道题项总分分配给自我收益的平均值( $P_s$ )和他人收益的平均值( $P_o$ )可以计算出被试的社会价值取向 $SVO^{\circ} = \arctan((P_o - 50) / (P_s - 50))$ |
| 宽恕越界叙事检验<br>(Transgression<br>Narrative Test of<br>Forgiveness, TNTF)                                   | Berry et al.           | 2001 | 5   | 由五个简短场景组成, 被试者在每个场景中, 以消极的方式想象自己是行为受害者                                    | 采用从 1(一定不会原谅)到 7(一定会原谅)的七点计分方式。  |
| 独裁者博弈(Dictator<br>Game, DG)   | Fowler & Kam           | 2007 | ——  | 两个实验参与者来分配一笔数目的钱, 一人作为分配者向另外一个回应者提出分配方案, 回应者只有接受的权力。                      | 被试分配的金额就是利他行为的操作定义   |
| 最后通牒博弈<br>(Ultimatum Game, UG)  | Hoffman &<br>Elizabeth | 2008 | ——  | 游戏中有两名玩家决定如何分配资源(如 10 美元), 玩家 1 提出方案, 如果玩家 2 接受提议, 就按方案分配金额               | 将玩家 1 分配的量作为衡量合作行为的指标, 分配得越多, 说明合作水平越高   |
| 公共物品博弈(Public<br>Goods Game)  | Van Dijk &<br>De Dreu  | 2021 | ——  | 借助公共物品博弈测量合作行为, 被试与一名玩家彼此匿名随机配对进行游戏, 每人各有 20 个代币的初始资金, 均可选择向              | 二人完成决策后, 公共账户中的代币总额会增加到原来的 1.5 倍, 然后平均分给两名玩家。该博弈共一轮, 被试决策  |

|  |                             |      |    |  |  |
|--|-----------------------------|------|----|--|--|
|  |                             |      |    | 初始额度为 0 的公共账户捐赠任意金额  | 时不知晓其他玩家的选择  |
| 宽恕内隐联想测验<br>(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IAT) | Greenwald et al.            | 1998 | —— | 自编冒犯故事情景, 再让被试根据对冒犯故事的体验, 与“宽恕”和“不宽恕”相关词汇, 以及“自我”和“非我词”相关词汇  | 分别求出相容组和不相容组的平均反应时, 再用不相容组的平均反应时减去相容组的平均反应时, 由此得到内隐宽恕的反应时。 |
| 旁观者干预实验                                      | Twenge et al. 和 Vohs et al. | 2006 | —— | 通过统计被试帮助拾起落地铅笔的数量来评估助人行为   | 帮助拾起落地铅笔的数量  |
| 求助实验   | Van et al. 和 Zhong et al.   | 2006 | —— | 实验任务结束后, 告知被试将在一周后再进行一次实验, 询问其到时候是否愿意再次成为被试(或告知有几名博士生需要进行实验), 没有额外研究奖励。参与者是否愿意参加                                   | 被试如果愿意, 最多接受实验花费多长时间从 0 到 50 分钟, 5 分钟为一个单位, 共 11 个等级       |
| 捐款情境的改编范式                                    | 丁凤琴和宋有明                     | 2017 | —— | 假设你现在有 2000 元人民币, 你需要分配一些给家庭解决困难的李华同学, 当你决定送 X 元给该同学时他或她将会获得你送出人民币的 3 倍。例如当你送 300 元钱给该同学他或她将会得到 900 元, 你还剩 1700 元。 | 请被试回答: 你愿意给对方多少钱?  |
| 助人情境的改编范式                                    | 周天爽等                        | 2020 | —— | 向被试呈现与本研究无关的问卷调查, 告知被试该调查为公益性, 填写该问卷的被试费将会捐献给材料中的病患, 完成题目数越多, 被试费用越高。  | 将填写问卷的题目数量作为助人行为的指标。                                       |
| SoMi 范式                                      | Mischkowski et al.          | 2018 | —— | 选取 20 个种类的物品, 每种物品对应 2 张图片(某些特征上不同, 如颜色), 被试与陌生人在线匹配进行物品选择, 从每 4 个物品中选取一个, 被试始终优先选择。                               | 若被试选择了非唯一项时则视为社会善念, 计 1 分, 其余情况不计分                         |
| 斗鸡博弈(Chicken Game)                           | Rapoport & Chammah          | 1966 | —— | 参与者被告知将与另一位参与者进行游戏, 两人都能选择“和解”或“进攻”两种决策。两名参与者各自得到的游戏收益取决于两人的选择。  | 斗鸡博弈将会出现四种结果, 测量合作行为的指标为参与者在正式实验中选择和解的次数                   |

**意见 2:** 作者主要关注的是实验操纵启动状态权力感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 那么使用权力感量表 (personal sense of power) 测量的是不是也经常被当做状态权力感, 区别于结构性的权力。这部分信息是否合适纳入进来, 建议作者更多澄清。

**回应：**感谢您对核心变量启动方式的关注，并给予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根据以往文献的梳理发现，权力感既可以是一种特质类型，由于个体自身的某些权力、资源或者在长期成长过程中形成的，内在的、比较稳定、具有弥漫性、特质性的权力感。同时，权力感也可以作为一种状态被启动，因为受到相应权力情境的刺激或某些其他条件而体验到较高或者较低的状态权力感知(Anderson et al., 2012; Schmidt-Barad & Uziel, 2020)。其中，权力感量表(personal sense of power)是用于测量个体在一般状态下的特质权力感水平，它由国外研究者 Anderson 和 Galinsky(2006)共同编制，共有 8 个题项，使用 Likert 5 点计分。根据您的优化建议，我们在“2.1 文献检索与筛选”部分(见正文 p7)补充了排除准则，对为何没有纳入使用权力感量表(personal sense of power)测量特质权力感的研究做更多澄清。另外，我们还补充了“附录 C.1 纳入分析的研究中状态权力感启动范式总结”，以表格形式直观呈现状态权力感的实验操纵范式，以此跟问卷测量特质权力感的研究做区分。为方便您审阅，我们将修改内容呈现如下：

“2.1 文献检索与筛选”部分第 2 段：

(2)鉴于本元分析考察的是实验操纵范式下临时启动的外在权力感知(见附录 C.1)，即状态权力感(state power)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因此，排除例如权力感量表在内的测量特质权力感(trait power)的问卷调查研究。

附录 C.1 纳入分析的研究中状态权力感启动范式总结

| 操纵方式                           | 启动范式                              | 作者                 | 年份   | 具体操纵   |
|--------------------------------|-----------------------------------|--------------------|------|--|
| 结构性操纵(structural manipulation) | 等级角色<br>(hierarchical role)       | Anderson 和 Berdahl | 2002 | 领导-员工操纵范式：在实验开始之前，被试要完成一份领导力测试问卷，然后根据他们的问卷测试结果告知他们是领导(高权力角色)或者员工(低权力角色)身份，领导被强调员工将无条件地听从自己的指示并且不能有任何异议，员工则需无条件完成领导安排的任务。 |
|                                | 对资源的控制<br>(control over resource) | Suleiman           | 1996 | 首先让被试阅读最后通牒游戏规则(低权力感条件)和独裁者游戏(高权力感)规则，让被试参与一项资源分配任务，独裁者游戏的个体有权决定如何分配，而最后通牒游戏个体则无法控制分配                                    |
|                                | 角色扮演游戏<br>(role play game)        | Garbinsky et al.   | 2014 | 随机给参与者分别分配为领导(高状态权力感组)和下属(低状态权力感组)的角色，领导有权力分配给其他人任务并领导他们完成任务目标，同时可以对下属进行评价和奖励。而下属需要服从领导的安排，并配合其完成目标任务，且没有权力对领导进行评价。      |

|                                  |                                  |                   |      |   |
|----------------------------------|----------------------------------|-------------------|------|---|
| 经验性操纵(experiential manipulation) | 情境回忆法<br>(episodic recall)       | Galinsky et al.   | 2003 | 首先向被试解释权力的概念，然后高状态权力感组的个体被要求回忆并书写对他人拥有权力的经历，低状态权力感组的个体则被要求回忆并书写被他人控制的经历。  |
|                                  | 想象等级角色<br>(imagine hierarchical) | Rucker et al.     | 2011 | 让被试想象自己是一家公司的老板(高权力)或者员工(低权力)，并想象如果自己是这一角色会有怎样的感受、想法和行动。  |
| 概念性操纵(conceptual manipulation)   | 语义启动<br>(semantic priming)       | Chen et al.       | 2001 | 词汇搜索任务，在 144 个词语构成的 12×12 的汉字矩阵中找到指示的词汇，例如在高权力条件下被试需要圈出与高权力相关的词汇(如权威、控制、命令、掌控等)；在低权力条件下被试需要找到低权力词汇(如顺从、无助、依附等)。 |
|                                  |                                  | 魏秋江等              | 2012 | 成语词干补笔任务，如高权力条件下补全词汇：高( )可攀、高( )厚禄；低权力条件下补全词汇：( )不足道、忍( )吞( )等等。  |
|                                  | 视觉启动(visual priming)             | Rucker & Galinsky | 2008 | 通过向被试展示视觉图来激活被试的高低状态权力感   |
| 身体操纵(physical manipulation)      | 姿势(posture)                      | Carney et al.     | 2010 | 让被试摆出一个扩张的姿势(高状态权力感状态：个体向后靠在椅子上，胳膊放在脑后，脚放在桌子上)或收缩的姿势(低状态权力感：个体双手放在两腿之间，后背略向前倾)                                  |

**意见 3:** 关于“表 1 纳入研究的基本信息”的报告问题

**意见 3- (1)** 表里列的很多文献信息（看作者和发表时间）在后面的参考文献列表里面并未见到该文献，简单搜了下这里前面七条文献，都没在后面的参考文献列表里找到对应的文献，或者文献发表的时间前后时间不对，建议作者统一核查，参考文献列表里应该是漏掉了许多纳入分析的文献信息。

**回应:** 感谢您对本文细节的把控！按照您的修改意见，我们对全文认真核查，在参考文献列表中补充完整纳入元分析的对应文献。因本轮修改对参考文献部分调整较多且分散，我们在此处不一一列举。烦请您详见参考文献中标紫的部分。

**意见 3- (2)** 建议表 1 里按照 APA 格式给出作者信息，如 Magee et al., (2007);作者和年份信息尽量全一点。虽然文中提到只编码第一作者+年份，但还是建议文献信息表里面像文献引用一样给出尽可能多的作者信息，准确，全面，要不然读者很容易误解文章只有一个作者，而且和后面的参考文献的对应也可能出问题，出错了也难以核查出来。

**回应:** 感谢您提出的完善建议！根据您的建议，我们对“表 1 纳入分析的原始研究的基

**本信息**”进行了调整，补充作者和年份信息。因本轮修改对讨论部分调整较多且分散，我们在此处不一一列举。烦请您详见“表 1 纳入研究的基本信息”(附录 A)。

**意见 3- (3)** 表 1 里面及其他类似表格里文献的前后呈现顺序，同样建议按照 APA 格式按作者首字母顺序排，和参考文献更好一一对应与核查，而非现在按照时间顺序排。这样方便与参考文献信息一应与核查是否漏掉参考文献。

**回应：**感谢您提出的完善意见！根据您的建议，我们对“**表 1 纳入分析的原始研究的基本信息**”进行了调整，按照 APA 格式的作者首字母顺序，并与后文参考文献信息一一对应。因本轮修改对文字部分调整较多且分散，我们在此处不一一列举，烦请您详见“表 1 纳入研究的基本信息”(附录 A)。

**意见 3- (4)** 作者在“图 1 PRISMA 流程图”里呈现“最终纳入元分析文献：n=50 (共包含 50 个独立样本, 134 个效应量)”，如何理解这里的 50 篇文献和 50 个独立样本？作者是把每篇文献当做一个研究，一个样本么？把每篇文献里的不同的研究看做是嵌套进每篇文献的效应量么（这种三水平似乎很少见）？似乎作者是这样的。这就涉及到三水平怎么划分的问题，作者在表 1 里也没具体呈现这部分的信息。也就是说，同一篇论文里面的不同样本是来自同一个研究的（如研究 1 包括三个独立的样本，study1a; study1b; study1c，水平 2）还是来自不同研究的(study1; study2; study3，水平 3)。还是作者把每一篇论文当做水平 3，把每篇论文里的单独的每个研究当做嵌套于论文里的水平 2 的数据？建议作者在表 1 的文献信息表里也单独一列标记样本所属的具体研究序号或样本信息（取自文献中的研究几）。方便读者知道多水平样本是研究里的同一批被试拆分的独立样本，还是来自于同一篇论文里的不同研究中的被试。现在难以确定作者说的研究的第三水平是指不同的论文，还是论文里的不同研究？

**回应：**非常感谢您提出的这条建议，帮助我们认真审视行文表述。根据您的建议，我们对“**表 1 纳入分析的原始研究的基本信息**”进行了调整，增加了“**研究序号**”这一列，方便读者知道多水平样本是研究里的同一批被试拆分的独立样本，还是来自同一篇论文里的不同研究中的被试。具体编码步骤是由本研究两位作者重新根据以下特征对纳的每项研究独立进行编码：(1)文献信息；(2)研究序号；(3)高状态权力感组与低状态权力感组被试量；(4)女性占比(%)；(5)平均年龄；(6)文化背景(东方文化/西方文化)；(7)状态权力感启动方式(结构性操纵/经验性操纵/概念性操纵/身体操纵)；(8)状态权力感类型(内隐权力感/外显权力感)；(9)亲社会行为的指标选取(助人/利他/捐赠/合作/总体/其它)；(10)亲社会行为的数据来源(自我报

告/行为观察); (11)行为的社会可见性(可见/不可见/未明确); (12)行为的诉求类型(利己诉求/利他诉求/未指明)。由于对文献特征编码进行了调整,纳入研究的文献数量也相应发生改变。最终,由全体作者讨论后确定纳入研究 48 篇文献(含 82 个独立样本,106 个效应量,总样本量 14871),符合元分析标准。同时,借鉴以往发表在《心理科学进展》上相关主题的元分析(汤明等., 2019; 郭英等., 2023),我们对“**图 1 PRISMA 流程图**”最终结果呈现形式进行的修改。因本轮修改对讨论部分调整较多且分散,我们在此处不一一列举。烦请您详见“图 1 PRISMA 流程图”标紫部分和“表 1 纳入研究的基本信息”(附录 A)。

参考文献:

郭英,田鑫,胡东,白书琳,周蜀溪.(2023). 羞愧对亲社会行为影响的三水平元分析. *心理科学进展*, 31(3), 371-385.

汤明,李伟强,刘福会,袁博.(2019). 内疚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来自元分析的证据. *心理科学进展*, 27(5), 773-788.

**意见 3-** (5) 在表 1 里面也建议同时报告每个效应量及其置信区间。

**回应:** 感谢您的建议!根据您的建议,我们对“**表 1 纳入分析的原始研究的基本信息**”进行了调整,增加了纳入文献的效应量及其置信区间,因补充后的表格内容较多,我们将其补充至附录中。具体修改内容烦请您详见附录 A。

**意见 4:** 表 2 里面在做调节效应分析时,分类变量有三个水平的话,建议说明哪个是参照组。

**回应:** 感谢您提出的这条调节效应分析的完善建议!按照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在“表 2 状态权力感与亲社会行为的调节效应检验”的备注说明里面明确指出了参照组(正文 p12)。为方便您审阅,我们将具体修改内容呈现如下:

文化背景将东方文化设置为参考组,状态权力感启动方式将结构性操纵设置为参考组,状态权力感类型将外显权力设置为参考组,亲社会行为指标选取则将助人行为设置为参考组,亲社会行为来源将行为观察设置为参考组,行为的社会可见性将可见设置为参考组,行为诉求类型将利己诉求设置为参考组。

**意见 5:** 讨论部分“Alhoqail 的研究使用不同的数据来源来衡量亲社会行为,结果发现论是以意图倾向作为衡量标准,还是真实行为作为衡量指标,个体状态权力感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Pe?a & Chen, 2017)。”具体研究谁做的? Alhoqail 还是 Pe?a & Chen 等人,引用和句子中表达的不一致?

**回应：**感谢您对文章细节的把控！我们实际上想表达的是亲社会行为的衡量指标选择(意图倾向 VS 实际行为)不会影响状态权力感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然而在表述上确实产生了歧义，感谢您的斧正！根据您的建议，我们已修正表述，保证引用和句子中表达一致。为方便您审阅，我们将具体修改内容呈现如下：

这与 Peñ 和 Chen (2017)的研究结果一致，他们发现无论是以旁观者干预实验观察被试的实际行动，还是要求被试自我报告的愿意做出亲社会行为的倾向，状态权力感对亲社会行为均产生正向影响(Peñ & Chen, 2017)。

**意见 6：其他问题：**(1) 参考文献列表和正文中以及纳入元分析的文献之间的一一对应问题；(2) 参考文献列表里期刊斜体、文章题目首字母大小写问题（题目里除了首单词首字母大写，其他小写）、还有题目里出现“.pdf”，建议作者严格按照 APA 格式统一核对参考文献。(3) 1.2.3 状态权力感的类型部分“高低状态权力感个体在公共物品两难任务中贡献的金额更少”多了字“低”。

**回应：**感谢您对参考文献和行文细节的斧正！根据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首先在参考文献中补充了纳入元分析的文献，保证参考文献列表和正文中以及纳入元分析的文献之间是一一对应的。其次，我们修改了参考文献列表期刊斜体、文章题目首字母大小写问题。最后，我们对全文进行了挑剔性阅读，认真修改了其中书写或者序号编辑等错误。因本轮修改对文字部分调整较多且分散，我们在此处不一一列举，烦请您详见正文中标紫的部分。

.....

**审稿人 2 意见：**

文章采用三水平元分析考察了状态权力感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作者在选题方向内和元分析方法上做了很多工作，然而在基本概念理论和一些关键处理上有待商榷：

**意见 1：**状态权力感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独立的有意义的概念？很多文献研究的就是“权力”，只不过采用实验启动的方法来操作权力，这时研究的问题和结论仍然是“权力”对某变量的影响。状态权力感虽然也可以界定，也有量表，但在很多文献中是作为操作检验来使用及起作用的。研究权力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与研究状态权力感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是不同的问题及意义。

**回应：**非常感谢您提出的这条启发性建议，帮助我们再一次审视研究议题，谢谢您！通过文献研读可知，Weber 于 1947 年曾将权力(power)定义为“一个人在即使遇到抵抗的情况下



也能实现自己意愿的概率”，这一定义得到了广泛认可。自 Weber 的经典定义之后，权力的概念经过了诸多变化与发展，不同学者对权力的描述不尽相同。有学者把权力看作结构变量，认为权力来源于各种权力基础(如正式职权) (French & Raven, 1959)，有的认为权力就是对他人的影响，把权力等同于影响他人的策略行为，还有的则把权力看作社会关系的一个特征，认为权力存在于相互依赖的人(群体)与人(群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当中(Emerson, 1962)。总的说来，此时权力被当作结构性变量和人在社会关系之中的属性。随着认知心理学的不断发展和壮大，研究者们发现权力作为一种比较抽象的概念范畴，是难以测量和控制的，因此开始关注权力的心理属性——权力感(sense of power) (魏秋江 等., 2012)。随后，社会心理学研究进一步将权力感的概念分为特质权力感(trait power)和状态权力感(state power) (Dong & Bavik, 2023; Schmidt-Barad & Uziel, 2020)。特质权力感源于个体长期所处的权力状态的熏染，由个体长此以往的社会角色或成长经历塑造，是一种稳固的、弥漫的、持久的内在权力感知 (Anderson et al., 2012; Schmidt-Barad & Uziel, 2020)。特质权力感通常使用 Anderson 等人在 2012 年所编制的《权力感量表》(Sense of Power Scale)进行测量，以 Likert 7 点记分量表一共八道题，第二、四、六、七道题目使用反向计分，其余题目使用正向计分(Anderson et al., 2012)。相比之下，状态权力感则是由个体所处环境中的某些刺激触发，是一种不稳固的、暂时的、临时启动的外在权力感知，主要通过实验启动或操纵(Schmidt-Barad & Uziel, 2020)。值得注意的是，《权力感量表》可以作为状态权力感是否被启动成功的操纵检验方式之一 (Karremans & Smith, 2010)。

诚然，如您所言，很多文献研究的是“权力”，但本文纳入分析的文献中，权力的研究对象并非真实权力(Actual power)，而是反映在人们意识形态中的可以“感知的权力”(Perceived power)，是一种主观的心理状态(Anderson & Berdahl, 2002; 魏秋江 等., 2012)，即权力感。我们进一步发现这些文献内部的子研究又分别探究了特质权力感(量表测量)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以及状态权力感(实验操纵)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本元分析的研究目的是想探究在临时启动个体的外在权力感知情况下，高状态权力感者与低状态权力感者在亲社会行为的表现上是否有所不同，以及状态权力感对亲社会行为的作用可能会受到哪些因素的潜在影响。出于以上原因的考虑，本文选择 Hedge's  $g$  值作为效应量，采用三水平元分析技术全面考察状态权力感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并探究这一影响在性别、年龄、文化背景、状态权力感启动方式及类型、亲社会行为的指标选取、数据来源、行为的社会可见性以及诉求类型上是否存在差异。综上，根据您提出的优化建议，我们补充了对状态权力感启动范式总结(附录 C.1)，以表格形式直观呈现状态权力感的实验操纵范式，以此跟量表测量的特质

性权力感进行区分。为方便您审阅，我们将具体补充内容呈现如下：

附录 C.1 纳入分析的研究中状态权力感启动范式总结

| 操纵方式                             | 启动范式                              | 作者                    | 年份   | 具体操纵   |
|----------------------------------|-----------------------------------|-----------------------|------|--|
| 结构性操纵(structural manipulation)   | 等级角色<br>(hierarchical role)       | Anderson 和<br>Berdahl | 2002 | 领导-员工操纵范式：在实验开始之前，被试要完成一份领导力测试问卷，然后根据他们的问卷测试结果告知他们是领导(高权力角色)或者员工(低权力角色)身份，领导被强调员工将无条件地听从自己的指示并且不能有任何异议，员工则需无条件完成领导安排的任务。 |
|                                  | 对资源的控制<br>(control over resource) | Suleiman              | 1996 | 首先让被试阅读最后通牒游戏规则(低权力感条件)和独裁者游戏(高权力感)规则，让被试参与一项资源分配任务，独裁者游戏的个体有权决定如何分配，而最后通牒游戏个体则无法控制分配                                    |
|                                  | 角色扮演游戏<br>(role play game)        | Garbinsky et al.      | 2014 | 随机给参与者分别分配为领导(高状态权力感组)和下属(低状态权力感组)的角色，领导有权力分配给其他人任务并领导他们完成任务目标，同时可以对下属进行评价和奖励。而下属需要服从领导的安排，并配合其完成目标任务，且没有权力对领导进行评价。      |
| 经验性操纵(experiential manipulation) | 情境回忆法<br>(episodic recall)        | Galinsky et al.       | 2003 | 首先向被试解释权力的概念，然后高状态权力感组的个体被要求回忆并书写对他人拥有权力的经历，低状态权力感组的个体则被要求回忆并书写被他人控制的经历。   |
|                                  | 想象等级角色<br>(imagine hierarchical)  | Rucker et al.         | 2011 | 让被试想象自己是一家公司的老板(高权力)或者员工(低权力)，并想象如果自己是这一角色会有怎样的感受、想法和行动。   |
| 概念性操纵(conceptual manipulation)   | 语义启动<br>(semantic priming)        | Chen et al.           | 2001 | 词汇搜索任务，在 144 个词语构成的 12×12 的汉字矩阵中找到指示的词汇，例如在高权力条件下被试需要圈出与高权力相关的词汇(如权威、控制、命令、掌控等)；在低权力条件下被试需要找到低权力词汇(如顺从、无助、依附等)。          |
|                                  |                                   | 魏秋江等                  | 2012 | 成语词干补笔任务，如高权力条件下补全词汇：高( )可攀、高( )厚禄；低权力条件下补全词汇：( )不足道、忍( )吞( )等等。   |
|                                  | 视觉启动(visual priming)              | Rucker & Galinsky     | 2008 | 通过向被试展示视觉图来激活被试的高低状态权力感  |
| 身体操纵(physical manipulation)      | 姿势(posture)                       | Carney et al.         | 2010 | 让被试摆出一个扩张的姿势(高状态权力感状态：个体向后靠在椅子上，胳膊放在脑后，脚放在桌子上)或收缩的姿势(低状态权力感：个体双手放在两腿之间，后背略向前倾)   |

参考文献：

- 魏秋江, 段锦云, 范庭卫. (2012). 权力操作范式的分析与比较. *心理科学进展*, 20(9), 1507–1518.
- Anderson, C., & Berdahl, J. L. (2002). The experience of power: Examining the effects of power on approach and inhibition tendenci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3(6), 1362–1377.
- Anderson, C., John, O. P., & Keltner, D. (2012). The Personal Sense of Powe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80(2), 313–344.
- Dong, X., & Bavik, A. (2023). Power, self-presentation and volunteer intention: Altruistic versus egoistic appeals in volunteer recruitment message. *Journal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Management*, 56, 94–105.
- Jin, F., Zhu, H., & Tu, P. (2020). How recipient group membership affects the effect of power states on prosocial behaviors.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108, 307–315.
- Karremans, J. C., & Smith, P. K. (2010). Having the Power to Forgive: When the Experience of Power Increases Interpersonal Forgivenes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6(8), 1010–1023.
- Schmidt-Barad, T., & Uziel, L. (2020). When (state and trait) powers collide: Effects of power-incongruence and self-control on prosocial behavior.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62, 110009.
- Tost, L. P., & Johnson, H. H. (2019). The prosocial side of power: How structural power over subordinates can promo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52, 25–46.
- French, J. R., & Raven, B. (1959). The bases of social power. *Studies in social power*, 150, 167.
- Emerson, T. I. (1962). 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the First Amendment. *Yale Lj*, 72, 877.

**意见 2:** 如果作者分析的绝大多数文献是权力与亲社会行为的实验研究? 这些研究的重点是在确立一个主效应基础上再考察调节作用, 还是选题落脚点就在调节作用? 因为从理论上来说, 权力与亲社会行为两个概念都比较复杂, 探讨他们之间关系的重点很可能在于调节作用, 那么本文的重点从理论上也在于调节因素, 而调节因素应该是比较多的, 本文除了一些被试和研究背景因素外, 考察的调节因素是比较少的。

**回应:** 感谢您对完善调节变量的优化建议, 谢谢您! 诚如您所言, “权力与亲社会行为两个概念都比较复杂, 探讨他们之间关系的重点很可能在于调节作用”。根据您的意见及建议, 我们重新回顾了纳入分析的文献, 参照已有元分析研究的基础上, 增加考察研究对亲社会行为的操纵方式(行为的社会可见性和诉求类型), 不同研究对亲社会行为的操纵方式不同可能对状态权力感与亲社会行为关系有影响。有关研究对亲社会行为的操纵方式主要有: 行为是否社会可见, 行为诉求类型等。亲社会行为的可见性是指个体以公开身份参与亲社会行为, 即个体做出亲社会行为会被他人或社会可见; 亲社会行为的不可见性是指个体以匿名身份参与亲社会行为, 即个体是否做出亲社会行为不会被他人或社会所知(Liu, 2017)。考虑到纳入本元分析的文献有些并未明确指出亲社会行为是否可见, 我们对每个效应量的数据类型进行了编码(行为社会可见/行为社会不可见/未明确)及调节效应分析, 并补充了对行为社会可见性调节作用的论述(见正文 p5-6, “1.2.6 行为的社会可见性”和正文 p12, “4.2 状态权力感与亲社会行为关系的调节效应分析”部分第 1 段)。

此外，根据行为诉求类型，亲社会行为诉求可以分为利他诉求和利己诉求。前者是着重强调亲社会行为带来的社会价值，其聚焦于社会目标价值的传导上；后者则强调从事亲社会行为为个体自身所带来益处，其聚焦于个人价值目标的实现上(Dong & Bavik, 2023)。同样，考虑到纳入本元分析的文献有些并未明确指出亲社会行为诉求情境，我们对每个效应量的数据类型进行了编码(利他诉求/利己诉求/未明确)及调节效应分析，并补充了对行为诉求类型的调节作用的论述(见正文 p6, “1.2.7 行为的诉求类型”部分和正文 p13, “4.2 状态权力感与亲社会行为关系的调节效应分析”部分第 2 段)。为方便您审阅，我们将“1.2 状态权力感与亲社会行为关系的调节变量”部分对行为的社会可见性和诉求类型的论述部分呈现如下：

“1.2.6 行为的社会可见性”正文 p5-6:

行为是否被他人或社会可见也会影响状态权力感对亲社会行为的作用。研究发现，在亲社会行为能够被他人或社会所见见的情况下，状态权力感正向预测个体的亲社会行为，但在不可见情况下，状态权力感则负向预测个体的亲社会行为(姚琦 等, 2020; X. Dong & Bavik, 2023; Liu, 2017)。例如，姚琦等(2020)研究发现，在公开捐助者身份的情况下，高权力感被试组无论是捐款意愿还是捐赠金额都显著高于低权力感被试组。然而，在不公开捐助者身份的情况下，高状态权力感被试组的捐款意愿和捐赠金额却显著低于低状态权力感被试组。这似乎说明行为的社会可见性也可能调节状态权力感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1.2.7 行为的诉求类型”正文 p6:

状态权力感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也会因亲社会行为的诉求类型而存在差异。利他诉求着重强调亲社会行为带来的社会价值，聚焦于社会价值的传导上；利己诉求则强调从事亲社会行为为个体自身所带来益处，聚焦于个人价值目标的实现上。研究发现，在利他诉求的情况下，相较于低状态权力感者，高状态权力感者的志愿者行为倾向更弱(X. Dong & Bavik, 2023)。但在利己诉求的情况下，相较于低状态权力感者，高状态权力感者的慈善捐赠金额更多(Han et al., 2018)，绿色产品购买意愿也更强(陈咪咪, 2023)。可见，诉求类型的不同或许会导致状态权力感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不同。

**意见 3:** “情境获益性”不是一个既定术语，类似于作者自己的一个总结，那么需要给一个清晰的定义，以及对纳入元分析的文献，如何对情境获益性进行编码是很重要的问题，要给出说明。比如，目前的归类，UC 未明确情境、SB 自我获益情境、SL 非自我获益情境，SL 与 UC 是什么关系？按照文中仅有的一段论述，SL 是指他人获益情境，是所有文献编码为 SL 的都是他人获益情境吗？非自我获益情境，从字面来看，UC 未明确情境也可以算作非自我

获益情境吧。

**回应：**非常感谢您提出的这条建设性意见，帮助我们再次认真审视相关命名与编码。诚如您所言，“情境获益性”不是一个既定术语，将其作为状态权力感于亲社会行为的调节因素有待商榷。根据您的建议，我们重新回顾了纳入分析的文献，决定删除“情境获益性”这一编码，加入考察研究对亲社会行为的操纵方式(行为的社会可见性和诉求类型)在状态权力感与亲社会行为关系中的影响作用。根据行为是否被社会或他人可见，亲社会行为可以被操纵为可见性的亲社会行为和不可见性的亲社会行为(Dong & Bavik, 2023)，同时考虑到纳入本元分析的文献有些并未明确指出亲社会行为是否社会可见，我们对每个效应量的数据类型进行了编码(社会可见/社会不可见/未明确)。另外，根据行为诉求类型，亲社会行为诉求可以分为利他诉求和利己诉求(Han et al., 2018)。同样，考虑到纳入本元分析的文献有些并未明确指出亲社会行为诉求情境，我们对每个效应量的数据类型进行了编码(利他诉求/利己诉求/未明确)及调节效应分析。

根据您提出的这条建议，我们删除了正文 p6, “1.2.6 情境的自我获益性”和正文 p17, “4.2 状态权力感与亲社会行为关系的调节效应分析”部分第 1 段，以及其他相关论述部分。另外补充了对行为社会可见性的调节作用的论述(见正文 p5-6, “1.2.6 行为的社会可见性”和正文 p12 “4.2 状态权力感与亲社会行为关系的调节效应分析”部分第 1 段)，和对行为诉求类型的调节作用的论述(见正文 p6, “1.2.7 行为的诉求类型”部分和正文 p13, “4.2 状态权力感与亲社会行为关系的调节效应分析”部分第 2 段)。因修改内容较多且分散，我们在此处未逐一列举。烦请您详见正文标紫部分。

参考文献：

- Dong, X., & Bavik, A. (2023). Power, self-presentation and volunteer intention: Altruistic versus egoistic appeals in volunteer recruitment message. *Journal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Management*, 56, 94–105.
- Han, D., Lalwani, A. K., & Duhachek, A. (2018). Power Distance Belief, Power, and Charitable Giving.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ucw084.

**意见 4：**作者用情境聚焦理论来解释元分析的结果，尤其是“情境获益性”的调节作用，但是“情境获益性”中的“情境”与情境聚焦理论的“情境”，就目前的论述来看，看不出有什么直接的联系。情境聚焦理论的情境强调情境的“客观性”，高权力者具有依据客观情境所蕴含的意义采取一致行为的倾向，即做出与情境可供性（affordance）相一致的行为，并不是实验操纵启动了或是一个情境在语义说明层面“明确”指出了是为自己获益还是为他人获益。

**回应：**感谢您提出的这条修改意见，帮助我们对情境聚焦理论进行更深刻的理解。诚如您所言，情境聚焦理论的情境强调情境的“客观性”，用情境聚焦理论来解释“情境获益性”的调节作用有待商榷，因此，针对您提出的这条具体建议，同时结合您提出的意见 3，我们

在正文 p12“4 讨论”部分，对用理论来解释元分析的结果进行了重新论述，详见正文 p12-13，“4.2 状态权力感与亲社会行为关系的调节效应分析”部分第一段和第 2 段。为方便您审阅，我们将具体内容呈现如下：

“4.2 状态权力感与亲社会行为关系的调节效应分析”部分第 1 段：

调节效应检验结果显示，行为可见性的调节作用显著，具体表现为在行为社会可见的情况下，状态权力感显著正向预测亲社会行为；在行为社会不可见的情况下，状态权力感无法预测亲社会行为。这一结果表明状态权力感与亲社会行为并非单一的关系，符合情境聚焦理论的观点。高状态权力感者具有依据客观情境所蕴含的意义采取一致行为的倾向，即做出与情境可供性(affordance)相一致的行为，而低权力感的个体无法区分各种信息与情境的相关性，缺乏灵活性和选择性，可能表现出与情境相矛盾的行为(Guinote, 2007)。因此，高状态权力感的个体能够灵活地辨别出亲社会行为的社会可见性，关注与自己目标相一致的信息。这一结果和 Liu(2017)的发现一致，当公开承认捐赠者身份时，相比于低状态权力感组，高状态权力感组的捐款金额更多。

“4.2 状态权力感与亲社会行为关系的调节效应分析”部分第 2 段：

行为诉求类型的调节作用显著，具体表现在利己行为诉求的情况下，状态权力感显著正向预测亲社会行为；在利他行为诉求的情况下，状态权力感无法预测亲社会行为。我们可以用权力的能动-公共导向模型解释这一结果，高状态权力感者往往以自我为中心，更看重自我利益得失，倾向于产生能动取向(Rucker et al., 2012)，这使得在利己行为诉求下，相较于低状态权力感者，高状态权力感者更愿意做出亲社会行为。而低状态权力感者以他人为导向，看重人际关系和社会利益，倾向于产生公共取向(Rucker et al., 2012)。因此，在利他诉求情况下，相较于高状态权力感者，低状态权力感者更愿意做出亲社会行为。这一结论提示，看待状态权力感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时应考虑行为诉求的类型。

---

## 第二轮

审稿人 1 意见：

意见 1：作者对前述问题进行了修改，论文清晰度与可读性有了很大的改善，目前下面的问题需要作者进一步思考或修改：

1、作者说“对亲社会行为的编码里不包括特质性亲社会行为”，但实际上附录 C.2 里面的“社会价值取向 (Social Value Orientation, SVO)” 在大多数的权威研究里面，研究者把社会价值取向当作是人格特质，一种亲社会特质，预测后续的亲社会或合作行为。如 Thielmann, I., Spadaro, G., & Balliet, D. (2020). Personality and prosocial behavior: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meta-analy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46(1), 30. Pletzer, J. L., Balliet, D., Joireman, J., Kuhlman, D. M., Voelpel, S. C., & Van Lange, P. A. (2018). Social value orientation, expectations, and cooperation in social dilemmas: A meta-analysis. *Europea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32(1), 62-83.

回应：非常感谢您的批评与指正！在之前手稿中，根据原始文献的研究目的，我们将社会价值取向(Social Value Orientation, SVO)作为评估被试的利他行为的一种方式，编码为利他行为。如您所言，“在大多数的权威研究里面，研究者把社会价值取向当作一种亲社会特质”。因此，根据您的优化建议，我们在亲社会行为的指标选取中加入对亲社会特质的考察，并由本文的两位作者分别对纳入元分析的原始文献中涉及社会价值取向(Social Value Orientation, SVO)的文献，重新编码亲社会特质(详见附录 A 的标绿部分)。根据修改稿中附录 A 显示，编码为亲社会特质的效应量个数少于 5。按照 Card (2016)的建议，分类调节变量的每个水平的效应量个数不少于 5。因此，为保证调节效应结果的代表性，本研究在分析亲社会行为指标的调节效应时，仅分析助人、利他、捐赠、合作、总体和其他这六类。综上，根据您的建议，我们在修改稿 p8“2.2 文献编码与质量评价”中补充了对亲社会特质的考察，并相应修改了“亲社会行为指标选取”的编码特征，以及重新分析了其调节效应。为方便您审阅，我们将具体修改内容呈现如下：

正文 p8“2.2 文献编码与质量评价”：

首先，每项研究根据以下特征由两位作者独立进行编码：(9)亲社会行为的指标选取(助人/利他/捐赠/合作/亲社会特质/总体/其它)。

正文 p11 重新编码后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 调节变量      | <i>k</i> | Intercept/ Hedge's <i>g</i><br>(95% CI) | $\beta$ (95% CI)      | <i>F</i> | <i>p</i> | 水平 2 方差 | 水平 3 方差  |
|-----------|----------|---|-----------------------|----------|----------|---------|----------|
| 亲社会行为指标选取 |          |   |                       | 0.64     | 0.67     | 0.14*** | 0.344*** |
| 助人行为      | 20       | 0.071 (-0.280, 0.423)                   |                       |          |          |         |          |
| 利他行为      | 11       | -0.149 (-0.636, 0.339)                  | -0.22(-0.915, 0.345)  |          |          |         |          |
| 捐赠行为      | 27       | -0.1 (-0.446, 0.245)                    | -0.171(-0.669, 0.276) |          |          |         |          |
| 合作        | 15       | 0.065 (-0.381, 0.511)                   | -0.006(-0.623, 0.558) |          |          |         |          |
| 总体亲社会行为   | 11       | -0.267(-0.655, 0.121)                   | -0.338(-0.857, 0.088) |          |          |         |          |
| 其他        | 20       | -0.039(-0.402, 0.324)                   | -0.11(-0.637, 0.366)  |          |          |         |          |

参考文献：

Card, N. A. (2016). *Applied meta-analysis for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Paperback edition). The Guilford Press.

意见 2：作者只关注状态性权力感，也进行了部分回应。但还是建议作者更多的阐述为何只关注实验操纵启动下的状态权力感。因为无论是测量的权力感，还是实验操纵的状态权力感，

他们只是操作性定义或测量上的区别，但本质反映的其实都是权力感，以往理论和研究关注的也都是围绕权力感本身（无论是操纵的还是测量的权力感）。目前的数据只能就状态权力感去谈论，可能窄化我们对权力感和亲社会行为之间关系的理解，研究局限比较大，如果把不同的测量或实验启动方式也纳入调节变量，肯定是最好的选择。如果不能的话，建议作者在文献综述和讨论部分有更多的补充阐述。

**回应：**非常感谢您提出的完善建议！关于“为何只关注实验操纵启动下的状态权力感”这一问题我们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烦请您审阅：通过对以往文献的系统回顾发现，状态权力感是通过实验操纵方式启动，特质权力感是通过相关量表进行测量，基于此，事实上我们分别采用了 Hedge's  $g$  和相关系数  $r$  作为效应量，分别考察过状态权力感(state power)和特质权力感(trait power)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然后，经过文献检索和筛选，关于特质权力感与亲社会行为关系的元分析，最终共纳入研究 37 项(含 44 个独立样本, 54 个效应值, 14006 名被试)，其中学位论文 16 篇，期刊论文 21 篇；中文文献 20 篇，英文文献 17 篇；时间跨度为 2010~2023 年。然而，我们在采用单侧对数似然比检验法确定研究内方差(水平 2)和研究间方差(水平 3)的显著性时，结果发现研究间方差(水平 3)不存在显著差异，且数据结果并未显示特质权力感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在年龄、性别、文化背景、特质权力感测量工具、亲社会行为类型和亲社会行为数据来源上存在显著差异。这可能是受到纳入分析研究数量和研究积累的限制。故我们认为待未来文献量和研究积累都足够时，再对特质权力感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可能更为适宜。再加上文章篇幅实在有限，我们并未在正文中展示特质权力感与亲社会行为关系的元分析结果，如果您认为仍有必要在正文中呈现出来，我们很乐意根据您的反馈进一步修改文稿。另外，虽然不同效应量之间可以转换，考虑到效应量提供的信息和研究重点不同，以及按照 Hansen 等(2022)的元分析具体步骤的建议，我们是分别采用 Hedge's  $g$  和相关系数  $r$  作为效应量，考察状态权力感和特质权力感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因此，确实无法将“不同的测量或实验启动方式同时纳入调节变量”，我们也深感遗憾。

综上，根据您的优化建议，我们在正文讨论部分 p12-13“4.1 状态权力感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第二段中进行了补充阐述为何只关注实验操纵启动下的状态权力感。为方便您审阅，我们将修改稿中的补充内容呈现如下：

正文 p12-13“4.1 状态权力感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第二段：

值得注意的是，权力感除了被看作短期外在状态感知(状态权力感)，还被认为是在长期内在特质差异，即特质权力感(trait power)(Anderson et al., 2012)，通常采用相关量表进行测量。



鉴于本研究主要目的是为了探究个体在高/低权力感启动条件下亲社会行为的差异及其潜在调节因素，故采用 Hedge's  $g$  值作为效应量，考察状态权力感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另外，本研究采用相关系数  $r$  作为效应值，考察过特质权力感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及其可能的调节变量。然而，在采用单侧对数似然比检验法进行异质性检验时，数据结果显示研究间方差(水平 3)不存在显著差异，且并未发现特质权力感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在年龄、性别、文化背景、特质权力感测量工具、亲社会行为类型和亲社会行为数据来源上存在显著差异。这可能是目前有关特质权力感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能够纳入元分析的文献较少导致的(仅含 37 项研究，44 个独立样本，54 个效应值)。因此，未来元分析研究应在文献量和研究积累都足够的情况，进一步考察特质权力感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及其潜在调节变量，以此更为全面、准确地解释权权力感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

参考文献：

- Anderson, C., John, O. P., & Keltner, D. (2012). The Personal Sense of Powe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80(2), 313–344.
- Hansen, C., Steinmetz, H., & Block, J. (2022). How to conduct a meta-analysis in eight steps: a practical guide. *Management Review Quarterly*, 72(1), 1–19.

意见 3：作者在附录 C.1 里面纳入了“身体操纵(physical manipulation)”对权力感的操纵，引用了 Carney et al.等人 2010 年发表在 PS 上的研究，但这篇论文争议比较多，后续的很多研究者没有重复出来这篇研究，身体姿势引发权力感面临一定的可重复性危机。作者或许可以做相应的标注；或者提供更加稳定可靠的其他研究证据，这种身体姿势的操纵是有效的。

回应：非常感谢您提出的完善建议！如您所言，Carney et al.等人(2010)的研究证明了伸展的姿势可以激活高状态权力感，而收缩的姿势则可以激活低状态权力感，但其研究结论的可重复性遭到了后来学者的质疑。因此，根据您的优化建议，我们对附录 C.1 进行相应标注。此外，根据“附录 A 纳入元分析的原始研究的基本信息”可见，编码为身体操纵的效应量少于 5 个(具体编码烦请您见附录 A 的标绿部分)。根据 Card (2016)的建议，在设置分类调节变量水平时，每个水平的效应量个数不能少于 5。因此，为了保证调节效应结果的代表性，本研究在考察状态权力感启动方式的调节效应时，仅纳入了结构性操纵、经验性操纵和概念性操纵三类。为方便您审阅，我们将附录 C.1 的具体标注内容呈现如下：

注：由于学界对于 Carney 等人(2010)的研究争议较多，将状态权力感作为具身变量进行操纵的方法有待进一步验证。此外，鉴于本研究中编码为身体操纵的效应量个数少于 5，为保证调节变量的代表性，在考察状态权力感启动方式的调节效应时，仅将结构性操纵、经

验性操纵、概念性操纵纳入分析。

参考文献：

Card, N. A. (2016). *Applied meta-analysis for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Paperback edition). The Guilford Press.  
Carney, D. R., Cuddy, A. J. C., & Yap, A. J. (2010). Power Posing: Brief Nonverbal Displays Affect Neuroendocrine Levels and Risk Tolerance. *Psychological Science*, 21(10), 1363–1368.

**意见 4：**作者用情境聚焦理论解释行为可见性的调节作用，觉得作者对公开或匿名条件下的高低权力者亲社会行为的差异解释比较模糊，不够具体。如果是情境聚焦理论的话，关键是高低权力者聚焦的情景线索，在公开或匿名情境线索下，并没有强调情境的亲社会规范线索或者自利线索，情境聚焦理论如何解释在公开和匿名情境下的高低权力者的亲社会行为差异呢？为什么“高状态权力感的个体能够灵活地辨别出亲社会行为的社会可见性，关注与自己目标相一致的信息”，在操纵行为公开性的时候，低权力者辨别不出“社会可见性”？觉得这里更多的可能是高权力者更加能动性，关注自我利益，更关注名声信息，更受公开情境线索的影响，低权力者更加公共取向，相对受情境影响小。可参考如下文献 Kraus, M. W., & Callaghan, B. (2016). Social class and prosocial behavior: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ublic versus private contexts.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7(8), 769-777.

**回应：**非常感谢您的指正建议！诚如您所言，用情境聚焦理论解释行为可见性的调节作用有待商榷，用权力的能动-公共导向模型来进行理论解释更适合。因此，按照您的优化建议，我们对正文 p13“4.2 状态权力感与亲社会行为关系的调节效应分析”第一段进行了重新论述。非常感谢您的优化建议！为方便您审阅，我们将修改内容呈现如下：

正文 p13“4.2 状态权力感与亲社会行为关系的调节效应分析”第一段：

调节效应检验结果显示，行为可见性的调节作用显著，具体表现为在行为社会可见的情况下，状态权力感显著正向预测亲社会行为；在行为社会不可见的情况下，状态权力感无法预测亲社会行为。该结果表明状态权力感与亲社会行为并非单一的关系，符合权力的能动-公共导向模型的观点。高状态权力感个体倾向于产生能动取向，个体更关注自我目标、自我提升和自我利益，因此，他们的亲社会行为更多源于名声关注和自我提升的动机，更受凸显名声的行为公开性情境的影响(Piff & Robinson, 2017)。相反，低状态权力感个体倾向于产生公共取向，注重与他人建立良好关系以及融入社会环境，因此，低状态权力感个体的亲社会行为更多考虑他人的需要，不太受凸显名声的行为公开性情境的影响(Kraus & Callaghan, 2016)。该结果与先前的研究一致(Liu, 2017)。

参考文献：

Kraus, M. W., & Callaghan, B. (2016). Social Class and Prosocial Behavior: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ublic Versus Private Contexts.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7(8), 769–777.

Liu, Y. (2017). Power effects on consumer well-being: Two essays on the power effects on donation and material/experiential consumption. University of Central Florida - Orlando.

Piff, P. K., & Robinson, A. R. (2017). Social class and prosocial behavior: current evidence, caveats, and questions.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18, 6–10.

.....

**审稿人 3 意见：**

该文通过元分析探讨状态权力感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由于主效应不显著，主要贡献将体现在调节效应部分。但目前用于两个显著的调节变量 Meta 分析的文章较少。用于该文元分析的学位论文约 17 篇，会议论文约 2 篇，占比略多，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分析质量。此外，本文通过元分析发现的情境获益性的调节效应，在已有的关于权力感的综述文章中也已有阐述和分析。最后，鉴于本文用于元分析的研究绝大多数为实验文章，是否应考虑选择 Mean 的效应值进行分析呢？以上问题需要作者予以说明或完善。

**意见 1：**该文通过元分析探讨状态权力感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由于主效应不显著，主要贡献将体现在调节效应部分。但目前用于两个显著的调节变量 Meta 分析的文章较少。用于该文元分析的学位论文约 17 篇，会议论文约 2 篇，占比略多，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分析质量。

**回应：**非常感谢您的批评与建议！诚如您所言，原文用于两个显著的调节变量纳入 Meta 分析的文章相对较少。尽管收集的中英文文献覆盖范围已较为全面，但受到纳入文献的数量以及该主题研究积累的多重限制，致使调节变量仍难以纳入均等数量的文献。因此，针对您提出的“但目前用于两个显著的调节变量 Meta 分析的文章较少”这条提问，我们在修改稿中 p15“5 研究的理论贡献、不足与展望”给予补充说明和完善，为方便您审阅，我们将补充内容呈现如下：

正文 p15“5 研究的理论贡献、不足与展望”第二段：

第二，文献纳入方面。本研究涉及 10 个调节变量，尽管收集的中英文文献覆盖范围已较为全面，但多重条件的限制致使 10 个调节变量仍难以纳入均等数量的文献，在探析调节效应时细化到具体亚样本效应值数量具有一定的非均衡性。尤其是受到研究积累的限制，在行为社会可见性和行为诉求类型的调节中，能够纳入调节分析的效应量个数相对较少，这可能会对调节效应的分析结果造成潜在的影响(方俊燕, 张敏强, 2020)。另外，未来研究可以尝试收集其他语言的文献或扩大文献搜索的时间范围，以增加元分析研究的样本数量，进一步

深入剖析以验证本研究调节分析结果的可靠性。

此外，对于您提出“用于该文元分析的学位论文约 17 篇，会议论文约 2 篇，占比略多，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分析质量”这一提问，我们对此进行了补充说明。首先，元分析要求尽可能保证所研究主题文章的全面性，避免发表偏倚现象的产生(Hansen et al., 2022)。“发表偏倚”现象属于非随机遗漏，是指被发表的研究文献不能系统全面地代表该领域已经完成的研究总体(Rodgers & Pustejovsky, 2021)。最直接、严重的影响就是会高估原先既有的平均效果量，同时有偏差的元分析结果会间接造成错误或无效的决策，即发表偏倚会降低元分析结果的可靠性(Franco et al., 2014)。因此，我们在文献检索阶段就尽可能搜寻所有符合标准的文献，不仅纳入已出版的期刊论文，还纳入未出版的学位论文与会议论文。其次，经过文献筛选，本研究共纳入研究 48 项，其中学位论文 17 篇，期刊论文 29 篇，会议论文 2 篇。最后，我们还分别使用漏斗图(funnel plot)和 Egger’s 回归法对发表偏倚进行定性和定量评估。结果显示，本研究不存在严重发表偏倚(具体内容烦请您详见正文 p9“2.6 发表偏倚控制与检验”和正文 p10“3.2 发表偏倚检验”的标绿部分)。另外，针对您提出的这条具体建议，我们补充考察了“出版状态”的调节效应。在附录 A 中加入出版状态这一基本信息。文献的出版状态编码为：Publish=已发表，UPublish=未发表。具体内容烦请您详见附录 A。为方便您审阅，我们将正文中的补充内容呈现如下：

正文 p6-1.2.8 出版状态：

鉴于不显著的研究结果或许不被公开发表，故未发表研究的效应值可能会小于已发表的研究(Rodgers & Pustejovsky, 2021)。因此，出版状态可能是状态权力感与亲社会行为行为关系的潜在调节变量。

正文 p11-调节效应检验：

| 调节变量 | <i>k</i> | Intercept/ Hedge's <i>g</i><br>(95% CI) | $\beta$ (95% CI)      | <i>F</i> | <i>p</i> | 水平 2 方差  | 水平 3 方差 |
|------|----------|---|-----------------------|----------|----------|----------|---------|
| 出版状态 |          |   |                       | 0.426    | 0.516    | 0.146*** | 0.31**  |
| 已发表  | 70       | -0.032 (-0.264, 0.200)                  |                       |          |          |          |         |
| 未发表  | 36       | -0.158(-0.461, 0.146)                   | -0.126(-0.508, 0.256) |          |          |          |         |

正文 p13“4.2 状态权力感与亲社会行为关系的调节效应分析”最后一段：

出版状态的调节作用也不显著。当前元分析结果没有观察到状态权力感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在已发表和未发表状态上有显著差异。这说明出版状态并不显著影响状态权力感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元分析要求尽可能保证所研究主题文章的全面性，本研究虽利用检索工具竭尽所能的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搜集整理，但一些未发表的文献依旧难以搜集。未来元分析应拓展文献涉及年限，更系统全面的搜集文献后增加进入元分析的研究数量，以此验证本研究

结果的可靠性。

参考文献：

方俊燕, 张敏强. (2020). 元回归中效应量的最小个数需求: 基于统计功效和估计精度. *心理科学进展*, 28(4), 673–686.

Hansen, C., Steinmetz, H., & Block, J. (2022). How to conduct a meta-analysis in eight steps: a practical guide. *Management Review Quarterly*, 72(1), 1–19.

Franco, A., Malhotra, N., & Simonovits, G. (2014). Publication bia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Unlocking the file drawer. *Science*, 345(6203), 1502–1505.

Rodgers, M. A., & Pustejovsky, J. E. (2021). Evaluating meta-analytic methods to detect selective reporting in the presence of dependent effect sizes. *Psychological Methods*, 26(2), 141–160.

**意见 2:** 此外, 本文通过元分析发现的情境获益性的调节效应, 在已有的关于权力感的综述文章中也已有阐述和分析。

**回应:** 非常感谢您的指正建议! 诚如您所言, 在已有的关于权力感的综述中对情境获益性的作用有过阐述和分析。结合您上一轮的意见中提出“情境获益性不是一个既定术语”, 以及之前我们对情境获益性的编码确实有待商榷。因此, 根据您的修改建议, 我们已删除“情境的自我获益性”的相关表述。因本轮修改对文字部分调整较多且分散, 我们在此处不一一列举。烦请您详见正文。

**意见 3:** 最后, 鉴于本文用于元分析的研究绝大多数为实验文章, 是否应考虑选择 Mean 的效应值进行分析呢? 以上问题需要作者予以说明或完善。

**回应:** 非常感谢您的提问与建议! 鉴于本文纳入元分析的文献均为实验文章, 且为考察状态权力感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需要比较高状态权力感和低状态权力感启动条件下个体亲社会行为的差异。因此, 本研究在效应量计算时采用 Hedge's  $g$  作为效应量。Hedge's  $g$  是均值差(mean difference)的相关扩展和变换, 即标准化的 mean difference(任志洪等, 2023)。具体而言, Hedge's  $g$  为 Cohen's  $d$  的无偏估计。Cohen's  $d = \text{Mean Difference} / \text{Pooled Standard Deviation}$ , 其中, “Mean Difference”是两组平均值之间的差异, “Pooled Standard Deviation”是这两组的标准差的平均值。Hedge's  $g$  相较于 Cohen's  $d$  可以提供更精确的估计, 尤其是在小样本数据时。虽然两者的计算方式存在些许差异, 但其大小划分是一致的(Goulden & Keith, 2006)。因此, 针对您“是否应考虑选择 Mean 的效应值进行分析呢?”这条建议, 我们在修改稿中补充了“附录 D 数据处理过程中使用的计算公式”, 以公式形式直观展示“Mean 的效应值”跟 Hedge's  $g$  的联系。为方便您审阅, 我们将附录 D 呈现如下:

**附录 D 本研究数据处理中使用到的计算公式:**

首先，搜集原始文献中 Cohen's  $d$  值的大小，通过以下公式进行将 Cohen's  $d$  值转化为 Hedge's  $g$  值：

$$g = J * d$$

$$J = 1 - \frac{3}{4df - 1}$$

$$df = n_1 + n_2 - 2$$

注：其中  $J$  为校正因子，用于矫正 Cohen's  $d$  的正偏差。

若纳入的研究未报告效应值 Cohen's  $d$ ，则根据样本量、平均数和标准差等原始数据进行计算 Hedge's  $g$  值：

$$g = \frac{M_1 \pm M_2}{S_{within}}$$

$$S_{within} = \sqrt{\frac{(n_1 - 1)S_1^2 + (n_2 - 1)S_2^2}{n_1 + n_2 - 2}}$$

若纳入的研究未完整报告样本量、平均数、标准差等原始数据，则利用相应的公式通过原始数据的  $\chi^2$  值、 $r$  值、 $F$  值或  $t$  值进行效应量的转换：

$$d = 2 \sqrt{\frac{\chi^2}{N - \chi^2}}$$

$$d = \frac{2r}{\sqrt{1 - r^2}}$$

$$d = 2 \sqrt{\frac{F * (n_1 + n_2)}{n_1 * n_2}}$$

$$d = t * \sqrt{\frac{n_1 + n_2}{n_1 * n_2}}$$

注：其中  $F$  是方差分析报告的  $F$  值， $df$  是方差分析中残差的自由度( $df = N - 2$ )。

其次，使用三水平元分析模型估计状态权力感和亲社会行为之间关系的主效应大小。

$$\text{Level 1 model: } y_{ij} = \lambda_{ij} + e_{ij}$$

$$\text{Level 2 model: } \lambda_{ij} = \kappa_j + u_{(2)ij}$$

$$\text{Level 3 model: } \kappa_j = \beta_0 + u_{(3)j}$$

注：其中， $y_{ij}$  代表第  $j$  项研究中的一个独特的效应大小； $\lambda_{ij}$  是“真实”的效应大小； $e_{ij}$  是第  $j$  项研究中第  $i$  个效应大小的已知抽样误差。 $\kappa_j$  是第  $j$  项研究的平均效应； $\beta_0$  是平均群体效应， $\text{Var}(u_{(2)ij}) = \tau_{(2)}^2$  和  $\text{Var}(u_{(3)j}) = \tau_{(3)}^2$  分别是研究特定的 2 级和 3 级异质性。

与两水平元分析模型类似，上述等式通常被合并为：

$$y_{ij} = \beta_0 + u_{(2)ij} + u_{(3)j} + e_{ij}$$

然后，使用混合效应模型来研究(潜在的)调节变量对状态权力感和亲社会行为之间关系的影响。有一个协变量的混合效应模型如下：

$$y_{ij} = \beta_0 + \beta_1 X_{ij} + u_{(2)ij} + u_{(3)j} + e_{ij}$$

注：其中  $X$  是协变量，其他项的解释与  $y_{ij} = \beta_0 + u_{(2)ij} + u_{(3)j} + e_{ij}$  类似，只是  $\tau_{(2)}^2$  和  $\tau_{(3)}^2$  现在是控制协变量后的二水平和三水平残留异质性。

#### 参考文献：

任志洪 等. (2023). 心理学元分析方法 理论,案例与操作.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Harrer, M., Cuijpers, P., Furukawa, T. A., & Ebert, D. D. (2021). *Doing meta-analysis with r: A hands-on guide*. Chapman and Hall/CRC.

Cooper, H. M., Hedges, L. V., & Valentine, J. C. (Eds.). (2019). *Handbook of research synthesis and meta-analysis* (3rd ed.).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Fritz, C. O., Morris, P. E., & Richler, J. J. (2012). Effect size estimates: Current use, calculations, and interpreta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41*(1), 2–18.

Goulden, K. J. (2006). Effect sizes for research: A broad practical approach.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Behavioral Pediatrics*, *27*(5), 419–420.

---

### 第三轮

审稿人 1 意见：作者根据前两轮意见对论文做了较好的修改，已无其他意见。

审稿人 3 意见：同意发表

编委 1 意见：同意发表

回应：非常感谢您的肯定！

编委 2 意见：同意发表

回应：非常感谢您的肯定！

.....

主编意见：修改基本满意。为增加研究透明性和可重复性，请作者提供英文数据库检索的精确代码。

回应：感谢主编的完善建议！根据您的规范性建议，我们将在相关英文数据库中检索使用的代码进行了整理，以表格的形式呈现，并将其补充于附录 E 部分。为方便您审阅，我们将附录 E 的内容呈现如下：

附录 E 英文数据库检索使用的代码:

| 数据库                      | 检索代码  |
|--------------------------|---|
| Web of Science           | #1 ((TI=("power" OR "power sense" OR "state power")) OR AB=("power" OR "power sense" OR "state power")) AND TI=("prosocial behavior" OR "helping behavior" OR "altruistic behavior" OR "cooperation" OR "donation" OR "share")  |
|                          | #2 ((TI=("power" OR "power sense" OR "state power")) OR AB=("power" OR "power sense" OR "state power")) AND AB=("prosocial behavior" OR "helping behavior" OR "altruistic behavior" OR "cooperation" OR "donation" OR "share")  |
|                          | #3 #1 AND #2  |
| Elsevier                 | — Title(("power" OR "power sense" OR "state power") AND ("prosocial behavior" OR "helping behavior" OR "altruistic behavior" OR "cooperation" OR "donation" OR "share"))  |
| EBSCO Research Databases | — ((TI "power" OR "power sense" OR "state power" OR AB "power" OR "power sense" OR "state power") AND TI ("prosocial behavior" OR "helping behavior" OR "altruistic behavior" OR "cooperation" OR "donation" OR "share")) AND ((TI "power" OR "power sense" OR "state power" OR AB "power" OR "power sense" OR "state power") AND AB ("prosocial behavior" OR "helping behavior" OR "altruistic behavior" OR "cooperation" OR "donation" OR "share")) |
| ProQuest                 | #1 title("power" OR "power sense" OR "state power") AND title("prosocial behavior" OR "helping behavior" OR "altruistic behavior" OR "cooperation" OR "donation" OR "share")  |
|                          | #2 abstract("power" OR "power sense" OR "state power") AND abstract("prosocial behavior" OR "helping behavior" OR "altruistic behavior" OR "cooperation" OR "donation" OR "share")  |
|                          | #3 #1 AND #2  |
| Google Scholar           | — ("power" OR "power sense" OR "state power") AND ("prosocial behavior" OR "helping behavior" OR "altruistic behavior" OR "cooperation" OR "donation" OR "share")   |

参考资料:

- Harari, M. B., Parola, H. R., Hartwell, C. J., & Riegelman, A. (2020). Literature searches in systematic reviews and meta-analyses: A review, evaluation, and recommendations.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118, 103377.
- Moreau, D., & Gamble, B. (2022). Conducting a meta-analysis in the age of open science: Tools, tips, and practical recommendations. *Psychological Methods*, 27(3), 426–432.